



全国优秀出版社
武汉大学出版社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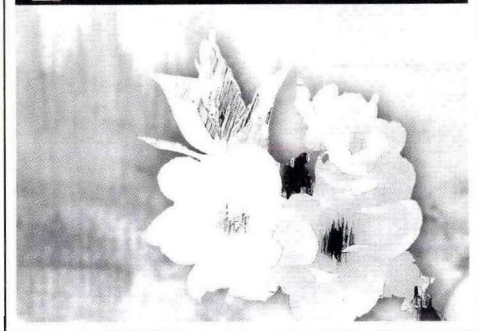
瞿琮文集

岁月与人

长篇小说 人物传记卷



瞿 琮 文 集



岁月与人

长·篇·小·说·人·物·传·记·卷

武 汉 大 学 出 版 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岁月与人. 长篇小说 人物传记卷/瞿琮著. —武汉: 武汉大学出版社, 2002. 3

(瞿琮文集. 长篇小说 人物传记卷)

ISBN 7-307-03419-0

I. 岁… II. 瞿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1)第 076979 号

责任编辑: 高 璐 宋玲玲 责任校对: 王 建 版式设计: 支 笛

出版: 武汉大学出版社 (430072 武昌 珞珈山)

(电子邮件: wdp4@whu.edu.cn 网址: www.wdp.whu.edu.cn)

发行: 新华书店湖北发行所

印刷: 武汉大学出版社印刷总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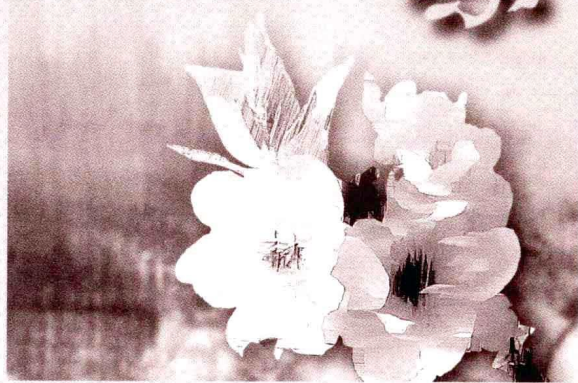
开本: 850×1168 1/32 印张: 14.25 字数: 317 千字 插页: 7

版次: 2002 年 3 月第 1 版 2002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7-307-03419-0/I·247 定价: 23.00 元

版权所有, 不得翻印; 凡购买我社的图书, 如有缺页、倒页、脱页等质量问题, 请与当地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。

翟琮文集



瞿 琮

中国当代著名诗人、作家及音乐文学理论家、文艺演出活动家。湖南省长沙市人。笔名：素娥、楠杉。1944年7月5日出生于四川广安。父亲瞿道宗系我国知名的水利专家。瞿琮于1962年8月应征入伍，同年底开始文艺创作。1984年于武汉大学中文系攻读“文艺审美心理学”、“中国新诗研究”等。曾任广州军区战士歌舞团团长、总政歌舞团团长、中国人民解放军交响乐团团长、解放军艺术学院院长、全军艺术系列高级职称评审委员、中宣部全国“五个一工程奖”评委（1995年）及第六届（1996年）、第九届（2000年）全国青年歌手电视大奖赛评委；现为军队专职作家。已出版长篇小说、长篇人物传记、中短篇小说集、报告文学集、文艺理论集及诗（词）集共40余部，约350余万字；创作歌词《颂歌献给毛主席》、《颂歌一曲唱韶山》、《我爱梅园梅》、《我爱你，中国》、《吐鲁番的葡萄熟了》、《帕米尔，我的家乡多么美》、《月亮走，我也走》及《中华之光》（第六届全国运动会会歌）、《爱情湖》、《祖国万岁》、《国旗和太阳一同升起》等千余首，一些作品在全国广为传唱。作品曾入选联合国科教文组织的教材和世界华人“二十世纪音乐作品经典”，并曾获中宣部“五个一工程”奖、国务院文化部奖、鲁迅文艺奖金、解放军文艺大奖等全国、全军及省以上各类奖项200余项。曾担任大型西藏乐舞《珠穆朗玛》（获国务院文化部“中国艺术节”金奖）编剧和大型音·舞·诗《国魂》（获国务院文化部“文华奖”）及多个全国、全军大型主题晚会及香港国庆晚会的总策划和撰稿人。曾率国家级艺术团访问俄罗斯、缅甸、越南等近十个国家和地区。

中国作家协会会员，中国音乐家协会会员，中国音乐文学学会主席团委员。《词刊》编委。国家“一级编剧”。自1992年起，终身享受国务院颁发的有特殊贡献专家“政府津贴”。





■ 2000年5月担任全国电视歌手大奖赛评委与
阎肃、滕矢初、杨洪基合影



■ 1994年元月率中国人民解放军艺术团访问越南
摄于河内独柱寺前

目 录

流金岁月·····	1
——长篇小说《摇滚岁月》三卷本之第一卷	
男子汉，当兵去·····	159
霍英东传（节选）·····	357

流金岁月

——长篇小说《摇滚岁月》三卷本之第一卷



把你的影子加点盐

腌起来

风干

老的时候

下酒

——夏宇《甜蜜的复仇》

通天堂的路，必经地狱。

——西谚

他驾驶的“五十铃”载重车，冒着三月的斜风冷雨，“嘎”地一声，像一头泥泞的怪兽，闯入了S特区堪称一流的“香江大酒楼”门前辉煌的灯影之中。倏地，红的、紫的、黄的、绿的光束，在他的车前镜的镜面上争相交织、闪烁……黄志从驾驶室里敏捷地跳了出来，又回身用力地拍上了车门。没有锁车。他大步流星地向酒楼铺着红地毯的前厅走去。

他身高一米七八，是天安门广场礼宾仪仗队员的标准身高。身材适中，稍显瘦削。轮廓分明的脸上，堆积着疲惫、困乏的神色。看上去，有三十多岁了。他那蓄着的一头流行的男士长发，此刻蓬乱如同暴风雨过后的雀巢。一件小牛皮的翻毛领中褙，被扯开了两处三角形的口子，火柴盒般大小，一处在肩胛，一处在腰间。裤管胡乱地塞在长筒雨靴里，屁股上、膝盖头的周围浸满了黄褐色的泥浆，分明在不知什么样的龌龊地方坐过、跪过，甚至打过滚。贴近一些，还会嗅到从他的身上发出来的一股一股令人作呕的臭味，像是鸡屎。

黄志却满不在乎地踱近厅前的快餐柜台。接过服务员小姐殷勤地递上的一块喷有香水的湿纸巾，马马虎虎地擦了擦手。接着，要了三份火腿三明治，像一只越冬饿极了的狼，抓起一块，一口就咬去了一多半。他那没有一点多余的肉的腮帮子，顿时鼓了起来。脸上足有半寸多长的胡茬儿，随着咀嚼的节奏，快速地上下移动着。

“好胃口！黄经理！”谁？从背后亲昵地拍了拍他的肩头。莺声燕语，是一位打扮入时的女士。个头不小，脸上抹着淡妆。二十五六岁模样。

“喔，开车跑了三百多公里。从早上到现在，这是第一顿饭。”黄志扬了扬手，对旋即过来的服务员小姐说，“麻烦，两杯咖啡奶，要快！”

“不。我要矿泉水！”

“哦，对不起，丁大记者，忘了，你是要减肥的。”黄志望着她丰腴的腰身，淡然一笑。

“怎么样？”丁汀一点儿也没有理会他的嘲弄，似乎是不经意地把粘在黄志衣袖上的不知什么残屑，用手拈了下来，“你兜售出去了么？”

“多谢你的关心！”黄志直盯着丁汀的眼睛问道，“你一直就等在这儿？”

“嗯哼！”丁汀丝毫也没有移开自己的目光。那目光是火辣辣的。她呷了一口矿泉水，“从黄昏到现在。不相信吗？”

“就为了问这一句话？”黄志从皮楼的口袋里掏出来一张揉得稀烂的报纸，“再发一份最后通牒？！”

这是一张《S特区报》。在一版的右下角，有一块用红笔画出的文章：“紧急呼吁：S特区车站变质鸡饲料堆积如山、臭气熏天！希望有关部门敦促市饲料联营公司迅速采取措施”云云。署名是，本报记者：丁汀。

“不！”丁汀不动声色地、轻轻地把报纸推在一旁，将另一份文件摊开在黄志的眼前，“是给你看一份真正的美敦书！”

倏地，黄志收起了带几分讥讽的笑脸。他拿起了文件。红头。是市府下发的正式文件。其实，就是对报纸上

“紧急呼吁”的一个响应。丁副市长，就是丁汀的父亲丁明光。今天中午冒着风雨，在车站货栈召开了现场会。明令市饲料联营公司将积压在车站的三百五十吨进口鸡饲料，立即提出运走。否则，三十六小时后，由市府组织人、车，将这一批已经开始发热变质的鸡饲料作为垃圾处理。一切劳务开销，由饲料公司负责。并要追究其延占车站货仓，破坏公共卫生的经济和法律责任。

“好嘛，来真格的了！”黄志嘟噜了一声，自知无济于事。他收紧了两腮，用上牙咬着下唇。一双大手，把那红头文件，差点没攥成一个纸团。

“今天，又白跑了么？”丁汀柔声地问道。她知道黄志是不会轻易咬下嘴唇的。此刻，他是多么需要体贴和支持啊！

“不。运走了五吨。”

“可车站整整有三百五十吨呀！”

“你没有说对，还远远不止这么个数目。”黄志似乎苦笑了一下，“我订货的总额是一千吨。在这两天里，还有六百多吨鸡饲料要陆续到站……”

“天哪！”丁汀不由自主地喊出了声，“你疯啦！”

“哼，如果疯了就好了！我也就用不着为公司破产所带来的一切后果负责了。”黄志的语调很快恢复了正常，他直起腰来，用小勺搅了搅杯底的咖啡奶，一口饮尽，“不，我宁可要一支五四式手枪，对准太阳穴……”

“行了，都什么时候了，你还有心思开玩笑！”在丁汀眼里，黄志永远是一个充满男性魅力的谜！

黄志没到S特区以前，是广东省对外经委的一个办事员。再以前，在粤东部队后勤部的一个汽车团当司机，抓了五年方向盘。又作为工农兵学员被推荐到北方一个大

学，读了三年书。学的是中国语言文学。回到部队，被提升为排长、副连长，仍然在汽车连。以后，和顶头上司后勤部向部长的女儿相爱。他们俩是同期毕业的同学。结婚不久，由于一个意外的事件，他的妻子向晖受了伤，接着黄志也转业离开了部队。两年前的春节，向晖的中学的一个同学，叫周梅梅的，来家里拜年，动员黄志举家迁往 S 特区。她在那里一个建筑工地开“阿尔法”大吊车。她引用了一句很有名的说法：“在 S 特区，只要会弯腰的人，就能捡得到钱。”意思是说，很容易赚钱。似乎办成一个企业发财，就像在街头买一个巧克力蛋筒雪糕那么简便。

在向晖的极力怂恿下，黄志离开了广州，到 S 特区开发总公司报到。他毛遂自荐，雄心勃勃地被派往与外商谈判，组建了一家鸡饲料的联营公司。是时，S 特区与珠江三角洲地区的养鸡业方兴未艾，以供给港、澳地区的食用鸡。其需要量大。转销进口的高级合成饲料，独家经营，无疑是一宗盈利颇丰的生意。第一个回合，黄志投石问路，小试一下，即赚了万余。第二个回合，一拍板就签了一千吨鸡饲料的合同。没想到，平地起烽烟。目前一家英文报纸在香港披露，市面销售的一种大种洋白鸡，注射有生长激素，食用后会产生致癌物质。于是，谣言蜂起，谈“鸡”色变。顷刻间，鸡市跌落。由内地运去的土鸡，尚有七八成销路，洋白鸡则严重滞销。许多承包商人叹蚀本，养鸡场面临倒闭。在这种情况下，鸡饲料也就无人问津了。已经订货的客户，纷纷退货、毁约。车站上，到货积压、滞运。此时，还陆续不断有新货进站。露天堆放，成小山状。加上连日阴雨，散包的、漏缝的饲料，泡在水里，狼藉遍地……为了找到买主，黄志开车出去游说、兜售，这是第三天了。

“你们父女两人，可真够意思！”他摸了摸脸上的胡茬儿，不无凄然地一笑，“非把人逼到绝路上不可！”

“不，没这个意思……”丁汀还想申辩点什么。她的父亲丁明光与向晖的父亲向群立，是老战友，曾在一个团里共过事。黄志的工作安排，就是通过丁明光办的。

“算了！老天爷有眼，不会饿死没眼的家雀。”黄志眼睛一亮，却转了话题，“他们都来了么？”

“你说的谁们？”丁汀不情愿就这么不得要领地中断谈话。但又知道黄志的脾气，在事情没办法成之前，他是绝不会泄露半点口风的。她明知黄志问的是什么人，却故意反问了一句。

“陶二章他们呀！”黄志转过身来，用手指了指后楼的方向。那里是酒楼的“迪斯科”舞厅之所在。

“他们那几个军商、港客、暴发户？”丁汀带有几分明显的嘲弄说。

“是啊！还有监外执行的经济罪犯……”黄志不以为然地补了一句。

“哼！”

“怎么？不愿意同流合污？”

“笑话。”丁汀夸张地耸了耸鼻子，这是她对着镜子练出来的表示娇嗔的习惯动作，“走吧，咱们去！”

“才九点……”黄志看了看表，跟了上去，“这么早，就开始了么？”

“不在迪斯科舞厅。”丁汀径自前行，没有停步，“在‘橄榄花’。”

“西餐厅。”黄志高兴地，“李一尚！他来啦？”

“嗯哼，正在大宴群雄哩！”

“好嘛！”

“瞧你那高兴劲儿，正好应了我父亲说过的一句话……”

“副市长大人？”

“兼市经委主任。”丁汀没好气地。

“怎么说？”

“物以类聚……”

“人以群分。”黄志把话接了过去，“哼！”

“如何？”

“屁话！”

“你……”丁汀倏地停下步来，欲言又止，只是更为夸张地耸了耸鼻子。

2

当丁汀和黄志一前一后，来到香江酒楼里的“橄榄花”西餐厅时，燕山贸易公司的总经理李一尚正在挨个往杯子里斟第七杯酒。一尊白瓷红牌的正宗、原装贵州“茅台”酒，正攥在他的大手里。

他永远是那个打扮、那个模样。矮胖矮胖的身胚上，套一身没有领章标志的军装。一张还算端正的脸上，挂着一副几乎不变的笑模样。顺心的时候，看去像是对你亲热；烦恼的时候，看去像是对你嘲弄；又有时像是嬉笑，又有时像是冷笑……总之，叫人捉摸不到他的真实感情。他的老家在东北佳木斯，三十五岁，寅年出生。熟悉的港商深知他的精明、厉害，有叫他“东北虎”的，也有叫他“笑面虎”的。

翟琮文集·岁月与人·流金岁月

其实，他不过是一个普通的部队职工。担任过团后勤处的油料管理员，以后复员留在仓库当工人。大前年，被派到广州出公差，结识了一群部队干部子弟。不知找到了什么关系，打通了什么门路，回到北京成立了一个燕山贸易公司。难得他那个油料仓库的主任，营职，官不大，见识却不短。自兼公司的董事长。部队驻在燕山深处，交通不算方便。家家户户都少不了有一些存款。由他搜罗了一下，凑了八千多块钱，交给李一尚到南方经商。一年下来，竟盈利七十多万元。播名于整个师、整个军。军长看出李一尚是一个人才，将燕山贸易公司升格，由军后勤部来经营管理，李一尚也受到团职待遇……于是，在S特区的商界从此多了他这一只“虎”！

第二年他由经销北方干果转为运输机械，获利更丰。纯收入达三百四十多万元。按照公司的规定，发给他百分之八的活动经费。李一尚从这二十七万多元里，只拿出了五百元交给他的老婆刘凤，说了一句：“这是一年的出差补助。拿着！别嫌少，慢慢地花！”

他有个怪癖，请客必在西餐厅。北京的“老莫”、“马克西姆”，广州的“中国大酒店”、“太平馆”，S特区的“竹园”、“橄榄花”……都是他经常的去处。然而，却从不喝洋酒。无论是洋人饭前以开胃各种款式的鸡尾酒、味美思、雪利酒、白兰地和威士忌等，还是餐后以助消化的各类红、白葡萄酒和乔利等，以及正餐时根据不同的菜肴而饮的不同的葡萄酒，乃至酒温不一的各种高贵的香槟、娇嫩的啤酒、强烈的巴德……他一概嗤之以鼻。在这一点上，他是“国粹派”。只饮一种酒，那就是：茅台。在饭桌上，绝无“三个五”、“万宝路”、“健牌”、“希尔顿”、“良友”等英国的或美国的烟，一律国产的“中华”。

他常说：

“喝酒、抽烟，花的都是冤枉钱。广东人说话：肥水不流外人田嘛！”

他到过新疆。在巩乃斯草原上，学会了哈萨克转圈喝酒的豪饮习俗。每宴，必“放翻”他几个不行。

此刻，酒席上杯盘狼藉，已近尾声。

坐在李一尚左侧的是一个二十来岁的青年。穿的是“阿迪达斯”运动衫，蓝底、黑条，拉链口的大翻领。匀称、机警，酷肖一个网球明星。他叫郭国基，是新加坡籍华人，在S特区开了一个快餐设备公司。他不动声色，任凭李一尚斟酒：

“李经理，这么好的酒，何必浪费了呢？可惜！”

“好一个郭老板，你……”李一尚舌头已有些不便了。

众人都笑了。都知道，这位郭国基先生是一个“千杯万盏也不醉”的角色。“能喝多少水，就能喝多少酒。”他说。医生称之为“酒精免疫者”，天生的。

郭国基的邻座是一个红脸汉子。湖北人，嘶哑嗓子，精瘦，小个儿。西装革履，打一条桃红色的领带。他是鄂东一个农工商企业的经理。师范学院的毕业生，教中学政治课的。前年，弃教经商。人说“天上九头鸟，地上湖北佬”，不信？眼下就是一个例证。他叫王东斌，三十二岁。有一位日本商人，和他谈判电脑生意，自以为得计，倾销一批早已换代的产品。王东斌不动声色，在合同上卖了一个破绽。正式交货时，据理力争，让日商一次就赔偿了两千多万日元。谁都知道，搞进口生意，最难对付的就是日本人，个个都号称是“电子脑瓜”，而王东斌居然有办法，“掏”了他们的口袋，实属难能。他一把抓住李一尚的手：